

香港

## “完善选举制度”之后——那些消失的特首选举气氛，和曾经的走入群众

“当年写的政纲，现时不敢再拿出来了，争取普选、要求政改等，随时会是违反国安法的。”一名民主派军师说。



插画：Wilson Tsang

特约撰稿人 郭立日、余适、卢其微 发自香港 | 2022-02-16

特首选战 五光十色 完善选举制度 何俊仁 曾俊华 唐英年 胡国兴 梁家杰  
选举委员会 特首选举 立法会选举 梁振英 林郑月娥 曾荫权

5年前的2月，没有疫症，香港全城上下正为一场即将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炒热气氛，3名候选人包括后来当选成为特首的林郑月娥、当时人气高企的曾俊华，以及退休法官胡国兴，正全力展开他们的竞选工程：曾俊华在网上发起竞选众筹；林郑月娥接连举行竞选分享会及造势会；胡国兴更早已公布竞选政纲，3人同为进入竞选最后直路蓄势待发。

10年前的2月，香港同样有一场行政长官选举即将上演，由前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火拼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后者亦在此时被揭发大宅有严重违建，报名前夕诚信突然破产。而差不多被遗忘的民主派代表何俊仁，则默默地收集足够提名，赶在提名期首日抢闸报名。

同样是2月，2022年香港将迎来“完善选举制度”后首场行政长官选举，惟在2月20日提名期开始前5天，只有1名蓝营KOL冼国林、过往两届曾宣布“去马”但均不够票入闸的胡世全、和3名非从政者表态参选，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本人亦未表态是否角逐连任，政界则仍在揣摩北京属意人选；在五光十色的立法会选举中未获一席的民主派，更势必缺席。

特首选举气氛跟过去南辕北辙，曾参与特首选举选战工作的资深政治公关何安达形容，“那个球场的阔度跟深度不同了，组队落场的要求也不同了”；曾协助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在2007年挑战曾荫权的民主派中人，更惋叹当年民主派政纲重点之一，是争取普选及推动政改，但他不讳言：“现时（争取双普选）随时会违反国安法。”就连建制派中人亦慨叹，完善选举制度后，很多立场不能彰显，当没有两大阵营对垒作政治对决，亦令竞选工程空间减低，选举中火花已不复见。

## 2007-2022年香港特首选举 投票日前

-134 宣布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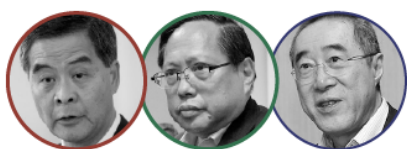
表选前134天

第三届 2007



曾荫权 梁家杰

第四届 2012



梁振英 何俊仁 唐英年

第五届 2017



林郑月娥 曾俊华 胡国兴

本届

● -134 宣布参选

● -120 宣布参选、落区

● -119 宣布参选

● -98 落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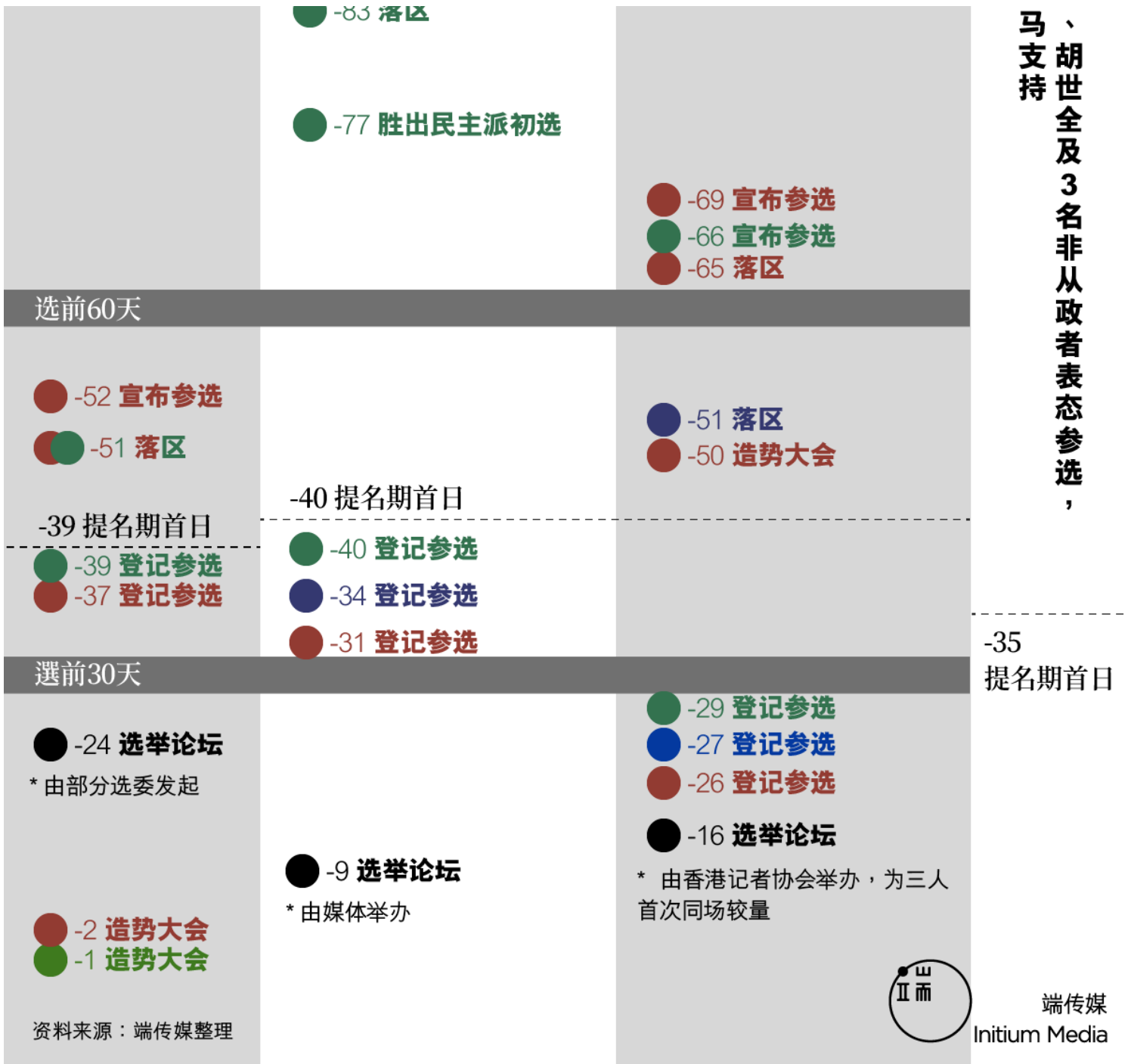
● -97 造势大会

● -150 宣布参选

选前90天

目前仅冼国林  
皆无重量级人

马支持、胡世全及3名非从政者表态参选，



## 以前仍会想打一场明知会输的仗

将在今年3月27日举行的第六届香港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由2月20日至3月5日，换言之提名期即将开始，但截至本报导刊出，暂时只有蓝营KOL冼国林及前民建联成员胡国全高调宣布参选。再翻查香港选举事务处资料，尚有自称“中央军委中共国宝壬昕阳”人士及另一名叫黄文康的男子，登记了成为候选人，另自称是“政治新鲜人”的工程师萧德良，就曾在1月底于YouTube发表参选宣言。惟外界普遍没视他们为下任香港特首的真命天子。

香港自九七主权移交后，先后举办4次特首选举（第一届选举在回归前举行），与立法会选举不同，香港的特首选举结果仅由选举委员会决定。纵使选委会的人数历年增长，由400人增至现时1500人，选民基础仍

的百起十招个区出起十又公公公。亦及起又公的八款力十招区，出100八招上现的1000八，起内至四的  
难跟全港逾440万选民比拟。

甚至乎，林郑月娥于今年2月8日回应有关特首选举提问时，亦称“看不到特首选举因疫情而要押后”，直言“是一个规模很小的选举”。

在如此的“选民基础”下，上届担任胡国兴之竞选办公室主任何安达接受端传媒专访时，劈头先搁下一句：“我觉得特首选举是没有Campaign可以做的。我们（在特首选战）说的对象是1500人（选委）。”

但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虽然绝大部分香港人无票在手，民众却对特首选举关注度愈来愈高。

根据Google搜寻趋势数据，每逢特首选举年，搜寻“特首选举”或“行政长官选举”字串均出现明显增幅，热度出现趋势变化的时间，往往可追溯至选前3至5个月前，搜寻度开始出现攀升，继而在举行选举的3月份达至最高峰。相关趋势数据又显示，比较2007年、2012年及2017年三届选举，热度高峰更是一届高于一届。

至于其他时期出现零星的“特首选举”或“行政长官选举”搜寻，则跟香港社会出现的大型群众事件时序吻合，包括民主派在2007年底至2010年间，多次争取政制改革、2014年的雨伞运动，以及2019年中开始的反修例运动；由于普选行政长官曾多次成为社会运动的议题，令“特首选举”或“行政长官选举”的搜寻出现。

## 2006年底-2022年初香港特首选举讨论热度

—— 搜寻「特首选举」

—— 搜寻「行政长官选举」

2016年9月-2017年3月

2016年9月热度开始出现趋势变化，同年12月出现小高峰，2017年3月为热度趋势最高峰

100  
75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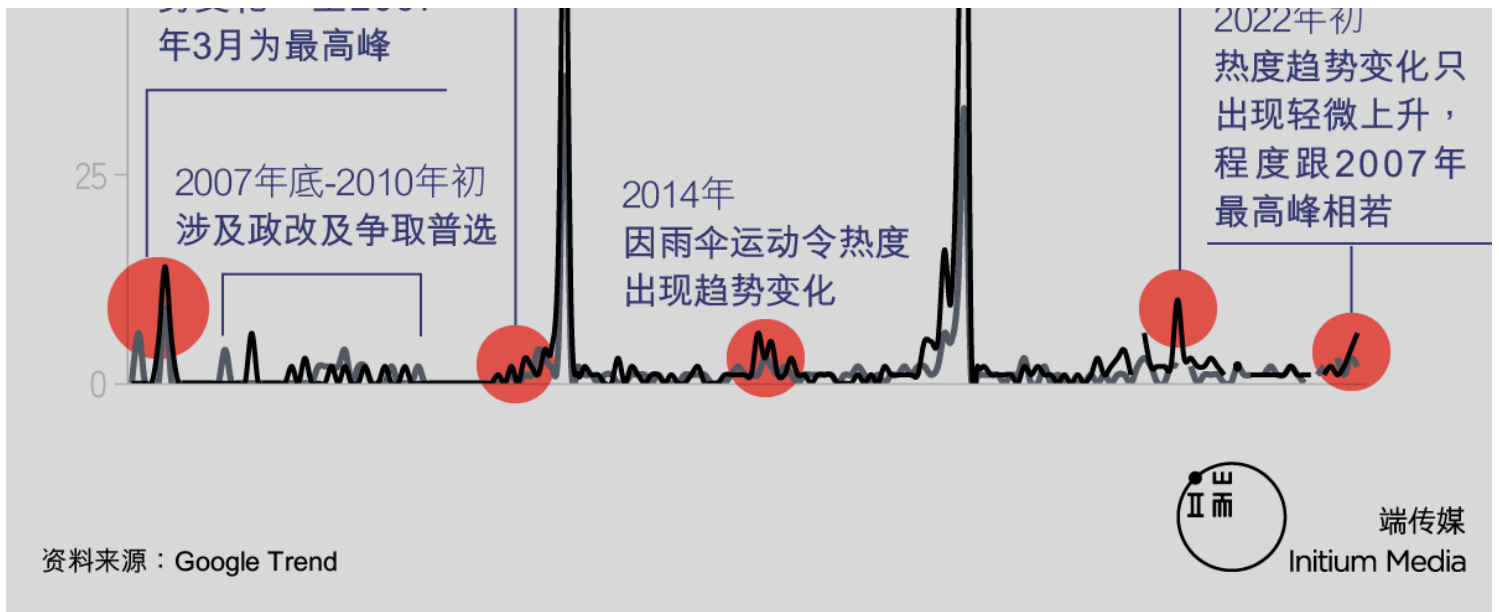
2011年9月-12月  
热度开始出现趋势变化，同年12月出现小高峰

2012年3月  
热度趋势最高峰

2019年6月  
热度持续出现趋势变化，反修例运动中五大诉求涉及争取真普选元素

2006年12月  
热度开始出现趋势变化，至2007

2022年初



其中，公众关注的炽热度又以上届为主权移交以来最高，个中原因，除由于时任特首梁振英在选举前倒数约百日之时，突以家庭为由，宣布不会参选，为选举带来巨大变数，亦令无数港人一度幻想，透过群众参与，可望改变北京的选人决定。

曾担任前特首曾荫权年代的特首办公室新闻统筹专员、后开设公关顾问公司的何安达，则相对现实，他分析说：“选举结果一早写在墙上……没有空间，制度就是这样。如果说做Campaign的结果是把Office（特首办）赢回来，想都不用想啦。”

不过，上届他仍决定陪胡国兴打一场明知会输的仗。

胡国兴在选举前5个月（2016年10月底），成为首个宣布参选第五届特首选举的人。何安达在访问中，多次重复提及“政治现实”这四字词，但认为不参赛就会失去推动议程机会，“将你的政治理念带出来。你起码在那个场所里，有电视辩论、有很多的机会，大家会报导你。选举完了，谁理睬你？”





2017年3月21日，胡国兴选择乘搭地铁，由中环到金钟接受电视访问。摄：陈焯焯/端传媒

当时胡国兴希望推动的议程，可从其政纲中一窥。他表明反对“人大8.31决定”，提出希望5年内重启政改；又支持基本法《22条》立例，即禁止中央人民政府干预香港依法自主管理的事务等等。当时他亦是唯一一位候选人，强调《23条》立法的前提是政改获通过。

除政治面向，他亦支持全民退休保障、标准工时等民生议题，甚至曾在Facebook表示，如当选将会建立公开的棕地资料库信息平台、收回棕地建公屋及居屋等。上届选举提名期前半个月，胡国兴更走入群众，与80名市民讨论民主民生议题。

但现实是候选人要面向的是选委会，何安达不讳言公关工程是无法控制这1000多票去向，最终能做的就是卖“人”。当年原打算迎战前特首梁振英的胡国兴，竞选卖点简单直接，“一个字，正。”

## 2007-2022年香港特首选举 建制派与民主派比较

**第三届（2007）** 投票率 99.10%



候选人 有效提名票 / 选举得票  
**曾荫权** 641 / **649**

我会做好呢份工



候选人 有效提名票 / 选举得票  
**梁家杰** 132 / **123**  
有得拣，先至系老板

其他民主派参选人

**第四届（2012）** 投票率 94.89%



候选人 有效提名票 / 选举得票  
**梁振英** 305 / **689**

齐心协力 撑香港



候选人 有效提名票 / 选举得票  
**何俊仁** 188 / **76**  
公义香港 理想生活  
向霸权宣战



候选人 有效提名票 / 选举得票  
**唐英年** 200 / **225**



### 第五届（2017） 投票率 99.33%



候选人 有效提名票 / 选举得票

**林郑月娥** 580 / 777

同行 WE CONNECT



**曾俊华** 165 / 365

信任、团结、希望



**胡国兴** 180 / 21

心要正，路要正，  
香港重回正轨

#### 其他曾表态有意参选人士

叶刘淑仪、梁国雄、胡世全、刘子颖、  
梁思豪、简惠芬、王耀萱、余永贤、  
纪文珊、黄文康、李琳琳

#### 其他曾表态有意参选人士

梁家杰、冯检基、叶刘淑仪、范徐丽泰、  
曾钰成、余永贤、胡世全、简杰鸿、  
陈乙东

### 第六届（2022）

## 尚未有人公开表示提名期前 已取得足够提名票

#### 目前表态有意参选人士

冼国林、黄文康、壬昕阳、萧德良、胡世全

资料来源：端传媒整理，  
资料截至2022年2月15日



端传媒  
Initium Media

在选举中要跟对手比拼，何安达认为其中一点是要突出自己的性格，而胡国兴卖的是“正直”，口号是“心要正，路要正，香港重回正轨”。后来梁振英没参选，对手换上被民间热捧的“薯片叔叔”曾俊华，和被视作北京“心水”的林郑月娥，胡国兴于是在选举论坛上说要把林郑列为“不诚实证人”。

胡国兴选前曾接受端传媒专访，表明自己是“非建制、非泛民，完全独立”；即使民调结果较另外二人大落后，仍相信自己非全无机会，又指若中央选择以法官治港，便能推翻外国指香港再没有司法独立的说法。

事实上，当年胡国兴是挟着民主派180个提名入闸参选。然而，民主派选委最后变成胡国兴口中的“策略派”，几近“All-in”曾俊华以图打低林郑月娥。根据当时选前最后一轮由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发布的民调，曾俊华最终支持度为55.6%，林郑月娥为29.1%，胡国兴为9.2%。但“政治现实”一如何安达所料，任曾俊华支持呼声再高，选举最后仍由获777名选委投以一票的林郑月娥胜出。

选举后，有泛民选委哭着跟胡官道歉，说很想投他一票，但碍于集体决定不能这样做。“300+（民主派选委）都这样，300+以外的数字再加上。”何安达说。

安) 都这样, 300+以外的哨子更加大。”何安还说。

再回望过去几届特首选举, 曾经亦有来自公民党的梁家杰及民主党的何俊仁等民主派参与其中, 在充满政治交易和政治现实的舞台上, 输赢也好, 何安达始终觉得这是好事, “社会上多多少少有辩论, 你(被北京祝福的人)明知会赢都要回应一下, 理论上有这样的互动。”

只是“互动”没有延续下去。说着, 何安达再道出另一“政治现实”: “5年前, 在选举的框里面, 可以有这些东西发生。现在那个框又变了。没有梁家杰, 没有曾俊华, 没有胡官。”然后反复琢磨用字下, 他最终这样形容今届特首选举: “这样说吧, 那个球场的阔度跟深度不同了。”又续道: “组队落场的要求也不同了。不要说是教练, 就是做军医, 我都无法接近场边啦。”



2017年3月24日, 特首选举候选人曾俊华傍晚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造势大会, 大批市民迫满附近一带, 警方表示高峰期有3500人聚集。摄: Felix W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 “小圈子选举”, 也曾经走入群众

2017年的选举, 选择以卖“人”为策略的, 还有另一候选人曾俊华, 全力在营造个人形象方面下功夫。曾俊华早已是大热人选, 选前大半年已不时被问到是否有意“去马”(参选); 当胡国兴参选展开选战序幕, 曾

俊华就在一场舞台剧的台前分享时，把莎士比亚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改成“To run, or not to run, that is the question”，当时全场拍掌；而由于曾俊华仍未“泄露天机”，引起更多市民有所期待，继续追踪他的一举一动。

上届选前5个月，坊间已经很热闹。

曾担任曾俊华竞选团队成员的忻浚贤回顾，曾俊华在营造个人形象方面是最特别的一人：“以前那种是很Formal，好似规定了特首选举就是要这样做，我们只会期待有Debate，或好正式的落区（到社区宣传）。但其实这些都没有很多人关注，因为本质很Boring（沉闷），和普通市民亦Irrelevant（不相干）。”

又例如，一般候选人形象官式，即使会利用社交媒体，仍与大众所理解的有一段距离：“跟现在的公营机构使用Social Media的逻辑有点类似。公营机构理解Social Media仍然是2.0，是一个发布信息的地方。”

忻浚贤认为，曾俊华不是如此。早于曾俊华仍是财政司司长的时期，已着手经营其个人Facebook帐号，不时上载生活照。乃至选前两个多月，曾俊华终于宣布出选，那年他在记者会说，香港人活得不快乐，有些人开始谈论移民，他的心愿就是让“香港地”不单没有人想移民，还要让其他地方的人向往，那才是一个更好的香港。

团队期后在其Facebook专页推出一系列影片，例如“拍住上”系列和“曾·Connect”系列，内容为曾俊华与其朋友、太太、助手、司机的对谈，以及致电市民讨论社会问题。他落区（走进社区）的照片，相框内更是“人头涌涌”——市民争相握手、拍照、打卡，而他亦总是笑面迎人。

忻浚贤形容，上述工作都是为了发掘曾俊华更多非政治性的面向，“他就是说给你听，我都是一个人，我都会过情人节，过新年，拉近大家的距离。很久都没有试过一个政治人物和大家的距离会这么近……透过选举工程，有了这样的效果，人们就会想选择一个近自己的人。”





2017年1月27日，特首参选人林郑月娥落区，在沙田遇上一名行乞老妇，并给予对方500元。摄：端传媒摄影部

5年前的情人节，林郑月娥率先于Facebook上载丈夫的情书，内容提到支持她参选，为落实“一国两制”作出贡献。忻浚贤与团队看到后，“哦，咁得啦（这样好了），即兴出一句。”同日中午，曾俊华在Facebook写了一封“给香港的情书”，特别在文末标示“#今天我们不谈一国两制只谈一生一世”，成为一时佳话。

不过，今年的情人节，未知是否有意角逐连任的林郑月娥未有发帖；有网民仍在转载当年曾俊华的情人节帖文回顾。

“以往对政治传播和选举的理解，就是早已Plan好所有事情。但阿Sir（曾俊华）的，你可以说是贪玩。”

忻浚贤表示，过往的特首竞选团队，必然会涉猎基本的整体形象设计，但要到曾俊华于2017年着重利用社交媒体“接触”群众的程度，既有专人负责既定内容，又会有不少突发的应对，“我觉得是由这次开始。”

一直专研选举的忻浚贤进一步分析，如此变化，或跟2016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有关。他形容，2016年及2017年接连两个选举，均是竞选Campaign技术含量很高的选举年，“那时有许多辩论剪接走出来，例如完美KO。”





曾担任曾俊华竞选团队成员的忻浚贤。摄：林振东/端传媒

他举例，当年民主派刘小丽在选举论坛中与建制派蒋丽芸同场较量，一口气讲出既定问题，不让对手有足够时间回应，再插口反驳，然后把影片剪辑和发放；又例如公民党杨岳桥会与其他同区的民主派参选人合作，在选举论坛中互相协调，营造一个团结气氛，“你又不会被人闹，拿走新界东全部的票，令所有人输，又可以令到大家都赢，人人都开心，得到美名。”

而这些技术背后所呈现的候选人形象，也成了群众茶余饭后的话题；延伸下去，特首选举与立法会选举的“选民基础”虽大相径庭，但市民对于选举、对于在候选人身上投射政治期望，已建立了一份参与感。

“你有没有看Facebook Live？你脸下面的‘腾腾’（愤怒表情符号）已经去到你的鼻子。”曾俊华在当年一个选举论坛上对林郑月娥说。

## “我们想要的香港”

上一届特首选举，落败一方都被视为打过一场美好的仗，幕前幕后赢尽口碑，但如果把时间巨轮再推前10年，2007年第三届特首选举，就是特首选举文化的分水岭。2002年第二届特首“选举”没有投票日，皆因时任特首董建华在没有竞争对手下，自动当选连任；经历过金融风暴和沙士，他于05年以“脚痛”为由辞职，由原政务司司长曾荫权接任。

为阻曾荫权在2007年争取连任自动当选，民主派阵营当时酝酿派代表参与被他们长年狠批为“小圈子选举”的特首选举——公民党梁家杰早于选前约半年，已获党内执委通过推荐其出战，并于选前4个半月，获民主派组成的特首选举民主工作小组敲定为代表。他期后5日内就正式宣布参加“特首跑马仔”并公布政纲，竞选办事处亦紧接开幕。



2007年3月25日，争取连任的曾荫权在选举竞选集会上向支持者挥手致意。摄：Kin Cheung/AP/达志影像

而曾荫权虽然去到选前不足两个月才宣布参选，但事实上他的竞选办公室早于选前4个月已启动；他甚至曾以“正积极考虑及预备参加行政长官选举的人”名义，视察竞选办公室。

现已移居海外的罗斌（化名），是当年协助梁家杰制定选举工程策略的骨干成员之一。这位“军师”忆述，当年香港市民对政治参与及热诚均远低于近年，“当时梁家杰的策略，是想公众见到小圈子选举的运作，所以才要争取入闸去参选，让公众知道整个运作，同时希望尝试改变当中的选举文化。”

翻查香港民意研究所数据，梁家杰的唯一对手曾荫权，当时民望评分逾60，除首任特首董建华上任首半年外，该民望评分已高过历任所有特首的任何在任时期。

挟甚高民意支持的曾荫权，在未宣布参选前，多次在特首工作“下班”后转到街头派发政纲接触市民，甚至落区家访基层民众。民主派一方就近乎总动员为梁家杰造势，但不为胜选，反希望借此机会推动政治议题，包括发起全港收集签名的一人一票争取普选全民运动；亦有民阵及时任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特首选举日前夕举行“争取普选 改善民生 大游行”。

回望那个还有公众参与大型游行的年代，罗斌说，当年民主派内，亦曾争论过参选是否会为“小圈子选举”

增加认受性，但15年后的今天，他没有看到如此情况；加上当年多个民调均一直没有显示过梁家杰有任何当选希望，他坦言民调只是反映香港民众明白当中的政治现实，“选委以建制阵营为主，大家明白他们不会票投梁家杰”。既然民调没有指标性，参选当中更大意义，是在于如何面向公众进行整场选举工程。

他透露，刺激整场选举工程的炽热度，其实由选前3个半月的选委会选举时开始。由于民主派须获最少100个选委提名，才可令梁家杰入闸参选，故民主派动员抢夺选委会议席，最终抢到132个席位，成功保送梁家杰入闸，“要营造这场是有竞争的特首选举，就要有民主派选委，他们核心组成部分来自各个专业界别，可惜这股力量现时已被全面瓦解。”



2007年1月31日，行政长官候选人梁家杰（中）在中环遮打花园公布选举委员会成员的最新提名人数。摄：Oliver Tsa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民主派当年另一参选目的，还是借此向公众展示阵营也有自己的治港政纲及蓝图，因此更要争取机会面向群众。梁家杰当年其中一份政策大纲小册子上，有一个颁奖台，台上冠亚季军3个台阶，只站了1个人，下面有大字写着：“谁想去赢一场没有对手的竞赛？”那时，他们以“我们想要的香港”为主题，发表了一共7份政纲，并走遍全港九新界，开拓一个以全民为对象的空间。

对手曾荫权是公务员体制出身，熟悉政府运作；有梁家杰团队的义工透露，梁当时认为，要让群众看到从

政者的高度，因而曾去拜访一些友好的公务员朋友，细致得连政府拨款的行政程序也一一请教，为的是向公众展示从政者的认真和抱负。而那时，曾荫权的竞选口号为：“我会做好呢份工。”

公民党吴靄仪曾在其撰写的《拱心石下：从政十八年》一书中，重提梁家杰参选一事，形容虽然当时是“大卫大战哥利亚”，但落区的竞选工程，除接触市民外，更要令市民质问：“为什么我无权投票？”

“当时提议跟对手（曾荫权）大家一齐落区，亦有跟对手进行电视直播的同台辩论，都创下了先河，改写了整个选举文化。”罗斌说。

有别于过去多届的特首选举，今年即将举行的这一场，1488名选委当中（由于部分委员分别是两个界别的成员，因此实际选委数字不足1500人），只有狄志远一名“非建制派”；而从特区政府的宣传海报可见，首次为选举订出“爱国口号”，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那么，官方向公众释出的主轴信息，是否将再一次改写选举文化？

罗斌坦言：“2007年时有提及要有普选，提及要有政制改革，这些在今日社会上已没有空间讨论，就算讨论也不会是公众认同的方向。当年写的政纲，现时不敢再拿出来了，争取普选、要求政改等，随时会是违反《国安法》的。”

虽然群众没有投票权，但罗斌认为当年的选举工程仍需要面向公众，因为当时的制度下，仍可产生间接制衡力量，即建制派政团如提名支持某个特首候选人，对方当选后但在施政上有错误缺失，建制派政团亦需承担政治代价，会在其他选举中被追击。惟现时的立法会选举，完善选制后只选出五光十色的议员，“现时连这个间接影响力都失去，建制派跟特首可互相扭抱一起，想怎样就怎样。”





2011年11月27日，特首参选人梁振英在湾仔会展宣布参选行政长官，并在活动上亲吻妻子梁唐青仪。摄：Sam Tsa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不过，查实5年后连梁振英的选举工程，都是为主打面向群众争取民意而设。曾在2012年特首选举中成为某候选人竞选团队义工的林雅婷（化名）认为，当时3名候选人除争取选委支持外，都认真对待竞选工作，视民意为一战线：“当年选举都很有火花……予人感觉是有竞争的。”

这一届的特首选举，时任行会召集人梁振英在选前6个半月前，已表明为特首选举开始“备选”工作；而民主党亦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启动初选提名机制，又计划在选前5个月召开特别党大会，其时预料何俊仁“去马”机会极高。

梁振英亦马不停蹄，选前4个月，先以“齐心协力 撑香港”为竞选口号举办参选大会，及至选前两个月，他已最少3次走入社区举行政纲咨询会。

竞争对手唐英年亦不遑多让，参选造势大会竟是在选前3个月举行，然后多次走进社区探视不同家庭。在2月中提名期开始前夕，选举形势就出现急剧变化，唐英年突被传媒揭发其九龙塘大宅有违建，严重影响他的诚信，令当时外界更高度关注特首选举的发展。

“一张凳，一本簿，一支笔，落区听民意。”这句话是梁振英当年其中一句竞选口号。据林雅婷观察，当年梁营竞选团队有不少工作都为争取民意，“市民虽然不能投票，但当时梁振英真的用了很多时间落区，和市民接触。”林雅婷认为，目的是为梁振英营造“贴地”形象，好与形象中产的竞选对手唐英年作区别，“我觉得是想给人一种感觉，要营造我（梁振英）真的有很多市民支持。”

翻查当年资料，2011年大部分民调显示，梁振英是当时3名候选人中支持度最低一个，但及后支持度逐渐攀升，至选举投票前，大部份民调结果均显示梁振英已取得逾四成民意支持，他最终也成功当选。林雅婷认为，民意支持度对结果可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力。

忻浚贤亦认为，“以前的逻辑是，中央和选委如何选择，和民意是Consistent（一致）的。”故此，在2017年特首选举中，当电视台的滚动民调显示，曾俊华曾获得六成、甚至七成多的支持时，“那一刻，自己都会有种侥幸心理或感觉，会否赢呢？会否有奇迹呢？”



2012年2月16日，不少摄影记者在起重机上空中拍摄特首参选人唐英年的住所，车内的学生向外探看。摄：Tyrone Siu/Reuters/达志影像

## 当竞争者都变成是自己人

“我其实都没有很大期望。”忻浚贤说，选委是很实际的群体，他以某一个泛民职工团体作例子：“（平时）可能是关注是否支持23条，普选那些。但去到选委，就不会理会这些，会讲工时、待遇、合约，是好实际的。你可以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候选人，但正式商量时，都是讲这些事。”他自问，所有的公关工作，其实都没有影响到选委的意向。

罗斌更认为，选委本身并没有自由意志，最终如何投票，很大程度受北京指挥，而在完善制度后的选举，选委本身更由小圈子选举变橡皮图章，作用是为被钦点的人选面上贴金，更多于产生竞争，“用有几多选委支持，包装为有多众望所归，但现时的选委会，民主阵营是缺席的，所以再多选委支持，都不能反映真正香港民众的意愿。”

## 历届香港特首选举方法

第一届 (1996年)

第二届 (2002)  
第三届 (2007)

第四届 (2012)  
第五届 (2017)

第六届 (2022)

选委会人数



400人  
(推选委员会)



800人



1200人



1500人

特首参选人提名门槛

人大香港筹委会

94名香港筹委  
56名内地筹委

从5789名自荐人士选出2545名  
再投票选出340名候选人

推选委员会

340名自荐人士  
26名港区全国人大  
34名港区全国政协

参选人取得不少于50个  
委员的提名

第一界别

工商、金融界

第二界别

专业界

第三界别

基层、劳工和  
宗教等界

第四界别

立法会议员和  
地区组织界

参选人取得不少于  
100个委员的提名  
(可不分界别)

选举委员会继续设四  
大界别。

参选人取得不少于150  
个委员的提名(可不  
分界别)，比以往两  
届多50个提名。

\*2017年选举，参选人  
必须签署「拥护《基  
本法》确认书」

除已修改组成方式的  
四大界别，另新增：

第五界别

港区人大政协及  
全国性团体  
香港成员界

参选人需在**每个界别**  
取得不少于15个委员  
的提名，并合共不少  
于188名选举委员会  
委员的提名，之后再  
经资格审查委员会审  
查确认参选资格。

\*必须签署「拥护《基  
本法》确认书」

特首候选人当选门槛

最少获**201**票

最少获**401**票

最少获**601**票

最少获**751**票

资料来源：端传媒整理



端传媒  
Initium Media

亦因如此，他担心这届特首选举的候选人，会无惧发表极其亲中的言论，令极左的路线出现，不会忧虑令群众反感，“过去建制派候选人，都会用回避方式回应23条立法及政改等议题，但现时是肆无忌惮表态，此

举随时可以被视为忠诚，反而回避方式，肯定在北京眼中会扣分。香港人既再没有话语权跟影响力，却需要直接承受这些路线与立法的影响，令人很绝望。”罗斌在越洋电话筒的另一端说。

至于现时已身处场外的何安达，就研判这届特首选举工程重点，会继续朝“23条”立法、《国安法》、规管假新闻等主旋律进发。他认为，如果林郑竞逐连任，她或会宣传自己将落实上届政纲，其他人则可能会督促《施政报告》中尚未兑现的内容，但是“（要看到）候选人之间的对比，很难。”

在新政治形势下，还可以比并甚么？“如果要斗，就只会斗更左，怎会斗宽？侮辱公职人员的法例不够，要再加码；监察措施不足，安心出行要追踪到（市民）。Campaign（的卖点）只会愈想收得紧。（候选人）不会出来斗，说‘现在香港已经恢复秩序，可以展开一个社会的整体对话’。这怎么可能？”

他重提球场的比喻，“界线就已经划了，深度和阔度就是这样”。他认为目前尚有空间的辩论，剩下的可能是对疫症的处理，“但如果你说共存也不符合国策”。

他特别提到来届候选人，还能卖个性和处事手腕，但以目前大局初定的气氛，中央政府未必想选战出现太多争拗；而有别于以往选举的唇枪舌剑，候选人可能会显得客气、亲和，“揽揽小孩，养只仓鼠，探探剖房户，完全可以想像就是这些”，但政策上的宽大容和，“唔得（不可以）；新球赛底下有不同的风险，阿爷可能不喜欢，选委可能不喜欢，可能少做一点更好。”比起上届斗年轻、斗创新的风格，竞选团队或会倾向“稳稳阵阵。”

在新时代下，政治竞选工作，前后确有很大的分野。林雅婷于2012年以后亦有参与两届立法会选举建制派竞选团队，曾为建制派候选人撰写政纲。她说踏入2021年，不少候选人政纲第一句，必然是爱国爱港，“这是一个态度，要让其他人知道。而且讲这句一定不会错，变成一种政治正确。”

她感叹，新选制之前，各路公关较注重本地媒体，例如《苹果日报》、《明报》、《信报》等，至于亲北京的媒体如《大公报》、《文汇报》等则不太重视：“以前有谁会看大公、文汇呢？”但在2020年初后、反修例运动降温后，情况逆转，“现在很多人都会看大公文汇的社评说了什么，再去猜上面的意思。”

据她观察，随着浏览量增加，连带投稿量亦水涨船高，“有点像交功课，总之一有，例如（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讲话，或者哪个主任讲话，就有很多人要排队交功课。报纸版面少，未必排到，就可能发去（其他亲北京媒体）《橙新闻》、《点新闻》这些。”

亲建制媒体的高度关注，跟香港市民的关注度却形成反比，去年的立法会选举只有仅三成投票率，反映市民跟选举参与割裂。



2021年12月16日，近26个社团合办“全港省级同乡社团支持立法会选举花车”大巡游，车队约涉100部车，巡游港九新界呼吁市民投票，其中的士车身上都有“完善选举制度”的广告。摄：林振东/端传媒

“以学术角度去看，这个选举制度令很多立场不能彰显，不能在shopping cart（购物车）上供你选择。作为一个消费者，一个选民，shopping cart上没有，我就不会关注。”忻浚贤说，公众的冷漠成为结构性问题，“没有人关注这件事，你很努力地去做，其实都是对牛弹琴。今届立法会选举就出现了这情况，再好的公关都发挥不到。”

他坦言，假设要在今年的特首选举加入战团，他亦无从入手，“和立法会的情况一样，结构上市民关注度很低，你可以做，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更感慨道：“最大的感受是可惜；会质疑还有没有土壤，一些外国的选举技术政治传播技术可以在香港开花。”

曾以不同身份从旁协助建制选举工程多年的张海欣（化名）就表示，香港历年选举，慢慢形成两大阵营对垒，是在进行政治对决；而有对决，才有竞选工程的空间。但完善选制以后，选举中火花已不复见。

张更透露，每届立法会选战，某建制政党会向党内候选人派发一本厚厚政纲，详列政党这年的重点政绩和主张，供候选人参考，但在多彩的对决下，候选人和助选团“基本上只会看一两句”，主力反而挖掘对家弱点；但现时建制中人才发觉，因为竞争者都变成是自己人，“惟有找回那本很厚的政纲，看看有什么可以用。”

距离2月20日的特首选举提名期开始尚余不足一星期，至今仍未有政圈中具份量人士公开表态参选。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11条，倘提名期结束时并无候选人获足够有效提名，须在提名期结束后的42日定为新投票日，即最快是4月17日。加上疫情因素，政圈和传媒亦开始关注到，到底特首选举是否会押后。

不过，即使选举如期举行，在五光十色的新香港下，各家的团队又有甚么发挥空间？

“敌我矛盾不是用communication campaign（宣传工程）去处理的，那我们（政治公关）还有什么作为呢？”何安达则以此作结。